

中小學生古典文學修養文庫

中國古代傳奇小說選

本書編委會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 编《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编委会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ISBN 7-307-02511-1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中学生—课外读物 ②古典文学—基本知识—小学生—课外读物 IV. ①G634.306.4②G634.306.4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中学生—课外读物 ②古典文学—基本知识—小学生—课外读物 IV ①G634.306.4②G634.306.4

中国古代传奇小说选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河北保定前进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源

源年 员月第 员版 源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字数：源千字 印数：源千—缘千

(每套 缘本) 总定价：源.00元

《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编 委：丁 岚 王忠斌

刘 力 刘卫军

徐 晋

目摇录摇

(员	白猿传	(唐)
(源	离魂记	(唐)
(远	枕中记	(唐)
(怨	任氏传	(唐)
(员缘	柳氏传	(唐)
(员愿	李章武传	(唐)
(圆园	柳毅传	(唐)
(猿	霍小玉传	(唐)
(猿愿	南柯太守传	(唐)
(源缘	李娃传	(唐)

(缘猿)	长恨歌传	(唐)
(缘猿)	莺莺传	(唐)
(缘猿)	无双传	(唐)
(缘猿)	板桥三娘子	(唐)
(缘猿)	虬髯客传	(唐)
(缘猿)	尼妙寂	(唐)
(缘猿)	苏无名	(唐)
(缘猿)	贾人妻	(唐)
(缘猿)	红摇线	(唐)
(缘猿)	昆仑奴	(唐)
(缘猿)	聂隐娘	(唐)
(缘猿)	绿珠传	(宋)
(缘猿)	李师师外传	(宋)
(缘猿)	白万州遇剑客	(宋)
(缘猿)	老卒	(宋)
(缘猿)	侠妇人	(宋)

(元)	汪十四传	(明)
(元)	秦淮健儿传	(清)
(元)	圆圆传	(清)

佚摇名

白猿猿传

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纥妻纥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其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尔夕，阴风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寤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山，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筱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为雨侵濡，犹可辨识。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扪萝引绠，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帔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慢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具以对。

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纔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纔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常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傍一岩曰：“此其食廩，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

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诸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刃，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言绝乃死。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案几。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

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獾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歛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夜就诸床翫戏，一夕皆周，未尝寢寐。言语淹详，华旨会利。然其状，即獬豸类也。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若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汎澜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纥即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归，犹有知其家者。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纥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

陈玄祐

离魂记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悲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恻，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於船，连夜遁去。

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

既至，宙独身先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

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

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茌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

沈既济

枕中记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鄲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担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衣短裘，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邸中，与翁接席，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弊褻，乃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困如是乎！”翁曰：“观子肤极腴，体胖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为？”翁曰：“此而不适，而何为适？”生曰：“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自惟当年朱紫可拾，今已过壮室，犹勤田亩，非困而何？”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当令子荣适如志。”

其枕盗而窬其两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见其窬大而明朗可处，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华侈。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尉，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为制诰，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生好土功，自陕西开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赖之，立碑颂德。

迁汴州岭南道采访使，入京为京兆尹。是时，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番新诺罗、龙莽布攻陷瓜沙，节度使王君癖与之战于河隍，败绩。帝思将帅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大破戎虏，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防要害。北边赖之，以石纪功焉。归朝策勋，恩礼极崇。转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泣谓其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驩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渥，备极一时。生有五子：傅、倓、俭、位、倚。傅为考功员外，俭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季子倚最贤，年二十四，为右补阙。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凡两窜岭表，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三十余年，崇盛赫奕，一时无比。末节颇奢荡，好逸乐，后庭声色皆第一。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中人候望，接踵于路，名医上药毕至焉。将终，上疏曰：“臣本山东书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序，过蒙荣奖，特受鸿私，出拥旄钺，入升鼎辅，周旋中外，绵历岁年。有忝恩造，无裨圣化，负乘致寇，履薄战兢。日及一日，不知老之将至。今年逾八十，位历三公，

钟漏并歇，筋骸俱弊，弥留沈困，殆将溘尽。顾无诚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诏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辅，出雄藩垣，入赞缉熙。升平二纪，寔卿是赖。比因疾累，日谓痊除，岂遽沉顿，良深悯默。今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灸，为余自爱。燕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

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于邸中，顾吕翁在旁，主人蒸黄粱尚未熟，触类如故。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耶？”翁笑谓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生然之，良久谢曰：“夫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沈既济

任摇氏摇传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名崙，第九，信安王 禧之外孙。少落拓，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崙相得，游处不间。天宝九年夏六月，崙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崙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暱。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絜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

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职属南隔，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乃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藁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崙。崙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郑子许与谋栖止。任氏曰：“从此而东，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时崙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崙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具

以备用。” 崑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 崑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首，随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崑迎问之：“有乎？” 又问：“容若何？” 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 崑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 僮曰：“非其伦也！” 崑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 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崑之内妹，秊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崑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 又曰：“非其伦也。” 崑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 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崑入门，见小僮拥篲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 崑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崑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崑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崑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 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崑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崑问曰：“何色之不悦？” 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 崑曰：“何谓？” 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馀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粃可给，不当至是。” 崑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 俄而郑子至，与崑相视哈乐。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皆崑给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慄步，不常所止。崑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暱，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崑爱